

袖珍
古本
淮

南
子



冊
六

淮南子卷十八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人閒訓

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閒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孰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擊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究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

煙焚

突竈突也

達吉按突隙當作突

隙當作突

隙

堯戒曰戰

戰慄慄日慎一日

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

蹟蹟也

吉按各本皆作蛭

依義作蛭為是

是故

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

多悔患至而後憂之

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

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

帝附黃夫禍之

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

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

以其知規慮揣度

揣商量

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

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

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

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

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

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

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28
12221
233
19
v. 6

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

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歸師於邲邲河雍地也

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

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閒有寢

邱者其地确石而名醜寢邱今汝南固始地前醜荆人

鬼好事也越人襪襪祥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

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國

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

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

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繼屈也威服四方

而無所誅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

004458605

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

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

皆中行偃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

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

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

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

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

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

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財以言大利

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禽於晉陽

張武智伯臣也禽于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

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

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

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

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

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

重罪。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圍三而陽虎將舉劍

而伯頤。伯迫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圍三而陽虎將舉劍而自刎頸門者止之。

曰：天下探之不窮。深不窮言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

逐，揚劍提戈而走。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左門者出持劍右提戈赴圍而走

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袂袂也。出之

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

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

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

罪。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以爲傷者戰鬪者也不此所

謂害之而反利者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而反利之者也何謂欲利之

淮南子卷十八
中華書局聚

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

晉人晉恭厲公也

恭

王傷而休

晉人射恭王中目

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

酒而進之

豎小使也陽穀其名也

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

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

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

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

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

人所恃者司

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

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

爲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

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

也夫病溼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

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

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

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嘯。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嘯，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

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覺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

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

不得入魏也。

公孫鞅商君也。爲秦伐魏。欺魏公子。功

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

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

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

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

不已爲之柰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

侯。諸侯必植耳。

植耳。竦耳而聽也。

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

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

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

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

三國通謀禽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

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

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

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

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

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

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

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

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

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

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

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脩水爲民害

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

五品不慎

御達吉按太平御覽慎作順

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妻之辨

御達吉按太平御覽辨作別

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

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

足故三后之後

謂夏殷周

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

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

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

趙政始皇生於趙故

名趙

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

李斯上蔡人也為蔡

相趙高語之二世車裂之于雲陽

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

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

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

吉祥以饗鬼神

先生凡先生色可以為犧牲也

居一年

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

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

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

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

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

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當此

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

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

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

視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

人有善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北塞之人有善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

福乎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此何知乃不爲福下爲禍爲福二句同居數月其馬將

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

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

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

遠吉按太平御覽作胡夷

塞大出

丁壯者引弦而戰

遠吉按太平御覽作控弦

近塞之人

按遠吉

塞平御覽作人

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

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

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

陽離

或曰高陽離宋大夫

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

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

敗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後必將敗

高陽離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

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

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均然善也

均高貌而後

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

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

靖郭君齊威王薛之干也封於薛

賓客

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

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

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

熙熙

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

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螳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

三國韓魏趙也

括子以報於牛子

括子牛子齊臣曰三

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

害子入

亦無害子齊臣

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

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

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

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柰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爲之

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仁義之軍

不厭忠信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君字二字

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

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亦有利字

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

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

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

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

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

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

木而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城中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

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柰何張孟談

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

伏行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

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

趙亡則君爲之次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

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

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

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

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

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

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

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

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

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
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
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
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

豹文侯臣

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

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

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子能變道則可

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

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穡積於民君

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

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

甲鎧也括箭也操兵弩而

出再鼓負輦粟而至

服駕牛也輦擔也

文侯曰罷之西門豹

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為東封

解扁魏臣治東封者

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

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

耕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寒以力耕

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

伐林而積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又伐林而積之

負輓而浮之河是用

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

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

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

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 魏聞倫曰

鼓之嗇夫聞倫知之

魏聞倫晉人也

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

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

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

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

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

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過周以東，鄭

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

絕諸侯之地，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其勢必襲鄭，凡襲

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

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白乙曰：凡

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

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

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達吉按太平御覽弦高辭之曰：

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

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

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殺短殺

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

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

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守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

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

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九軍作六軍征彙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

不賀御覽無獨字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

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

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達吉按太平御覽

覽作舉兵而征之因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

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

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

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

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

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

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

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

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達吉按太平御覽

覽作脩德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

也非其事者勿勿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

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

何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

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

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

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
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
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
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
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尙以爲未足遂
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
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
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
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
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晉之所以霸
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
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
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

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

伍子奢遊人於王側。

伍子奢遺說於王之左側。

言太子甚仁且勇。

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

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

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尙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

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

唐子齊大夫。

夫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

之。

孟嘗君封于薛。

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

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夏日服絺。絳出則乘牢車。

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

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

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

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剗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達吉按太平御覽正作拭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

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

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

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

玄珠使離朱捷剗索之離朱明目捷剗疾利搏善而拾于物二人皆黃帝臣也

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忽悅黃帝臣也忽悅善忘

人之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

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

備與知者同功夫爇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

也唐漏若饑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

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

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

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汚也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齊

臣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宰予孔子弟子

齊君淮南子卷十八
十三
中華書局聚

齊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

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

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季氏郈氏皆魯

夫大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氏爲之金距金距金

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

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傷毀禱于襄公之廟舞

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八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

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

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孟氏

叔孫季氏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

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

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

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達吉按本或作雞足或作雞距唯藏

本作定定題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

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

也之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

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

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禍生而不蚤滅若

火之得燥水之得溼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

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蟲蝨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

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

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

過曹曹君欲見其辭脇使之袒而捕魚鼈負羈止之

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

臣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

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

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絳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篋也。且唐有萬穴，唐隄也。言隄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答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

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

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摠摠六翮之末也

凌乎浮雲背負青天鷹摩赤霄赤霄飛雲也翱翔乎忽荒

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達吉按各本皆作析惕雖有勁弩

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

岷山也可撻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洞庭在長

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起波濤波者涌起還者爲濤舟杭一日

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

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

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

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

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夫

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

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

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拖奪也盜

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

然也秦皇挾錄圖

挾銷也秦博士盧生使入見其傳

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

蒙恬

也楊翁子秦將

將築脩城西屬流沙

起隴西北

擊遼水

遼東

東結朝鮮

樂浪

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

角象齒翡翠珠璣

翡翠者赤雀翠青雀圓者為璣

乃使尉屠睢

屠睢秦將

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罽城之領

罽城在

南接鬱林

一軍守九疑之塞

九疑在

一軍處番禺之都

番禺

一軍守南野之界

南野在

一軍結餘干之水

餘干在

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

而通糧道

監祿秦將鑿通湘水離水之渠

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

吁宋

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君名也

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

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

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

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

考成羸也

弱者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

箕會以箕於衢會斂

病者不得養

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

卷而至於戲

戲地名在新豐

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

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

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

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烏鵲

識歲之多風

去高木而巢扶枝

扶旁也

大人過之則探鷄嬰

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

也烏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

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

宅不祥

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爲田宅

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

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

宰折睢傅名姓按太平御覽作曼

折曜曰

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太牢三牲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圍往。

說之

馬者

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

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

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

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

路陽局

延路陽局鄙歌曲也按太平御覽作延路陵陽

達吉

非歌者拙也聽

者異也故交畫不暢

暢申也

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

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

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

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

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

王孫厲謂楚莊王

王孫厲楚臣也

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

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

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

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

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

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蒞，申菽杜蒞皆香草也美人之

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滫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

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

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蕘笠盤旋也。

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

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

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

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

伐燕大敗哀公好儒而削哀公魯君，代君爲墨而殘代君趙之

之噲死也，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

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

用之。則爲之禽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

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

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

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

以爲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

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

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

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

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巖居谷飲。

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

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

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厮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

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沈。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

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
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
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
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士矣。」迴車而避之。
勇士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
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士歸之。湯教祝網者而

四十國朝

昔湯出田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
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

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

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
骨夜夢人呼而請葬于

曰文王反葬以
五大夫之禮

武王蔭暘人於樾下

武王哀暘者之
熱故蔭之於樾

下樾下衆
樹之虛也

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

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

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

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

達吉
按太

平御覽決作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盧江是莊王知其可以

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

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之勞佚齊子發築設勞逸之節是以楚知可爲兵齊同也楚國知其

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

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

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

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

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

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

王囚之衛君衛侯輒也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

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

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

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

之而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
欲免之而不能爲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
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
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
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
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
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
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
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
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
著龜兆以爲著龜以卜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
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
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

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

宣子諫

公宣子魯大夫

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

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

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

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

昭而右穆

昭穆先君之宗廟

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

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

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

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

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

投而環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

柰何有人無柰何

言物皆可術而治也事有鉛之與人材所不及無柰之何也

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

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

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

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

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浚儀也

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

樂陳酒積博其上是也太平御覽又作擊博其非游

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文達吉樓上博者射朋張中

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也達吉按太

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

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

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請

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

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

白公之白公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

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闕楫之固大斗斛以

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

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

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

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

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

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者遂

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踣足而怒踣足

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潛於骨髓也

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

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

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

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

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

姑胥地名此

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禽夫差於姑胥

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

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

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

達吉按太平御覽捕作搏

下無亡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

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

植睹尾也

使狐瞋目植睹植睹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

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夫人僞詐以相

欺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

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卷十九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題篇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

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吾以

爲不然嘗試問之矣嘗以爲不如或人之言若夫神農

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言五人可謂聖人耶

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言不得無爲也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虻之肉言太平御

覽蟻引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害患也達吉按太

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菽麥黍稷也相土地宜燥溼

肥瘠高下相視也燥乾也瘠地也相土地宜嘗百

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

日而遇七十壽

此神農也

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

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己之子弟也

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

都南道交趾

沃民故曰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所聚故曰交趾南方

之國四者遠裔不親聖人之化

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

苗於三危

苗蓋謂帝鴻氏之裔也 崇山南極之山三危

子窮奇緇雲氏之裔

苗於三危

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

為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

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堯之為鵬範曰鯀則舜作室

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

征三苗道死蒼梧

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死時舜死蒼梧

梧葬于九疑之山在蒼梧馮禹

沐沐浴霖雨櫛扶風

力天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沐浴扶風以疾風

引無浴梳二字 決江疏河故言決疏道東注于海

故言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過者便爲龍故曰龍門

禹開而大之故言鑿伊闕也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

得北過入洛水故曰闕也達吉按輪一本作鋪字

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棗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

國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

山行用薰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蕪隨循也

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內凡萬國湯夙興夜寐以致聰

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

野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父曰

孤孀寡婦也維家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

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

夏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

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惰奉一爵酒不知於

色言其輕也達吉按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

太平御覽色作邑又況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達吉按太平

御覽作任海

淮南子卷十九

中華書局聚

內之事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

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

禹之為水達吉按太平御覽無之字以身解於陽盱

之河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湯旱以身禱於桑

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與雲致雨故禱之下聖人憂民

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

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

身也逸安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

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

之齊等也為一人聰明而不足字葉本有太平御覽引亦有

以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絕國

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

誨之絕遠殊異能猶及也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

官無隱事國無遺利

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

寒食飢養老弱而息勞倦也

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

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

和伊尹處于有莘之野執鼎俎

其道詩曰實唯阿衡

呂望鼓刀而入周

呂望之後四岳

實左右商王是也

朝歌故曰鼓刀入周自殷而往為文王太師佐武王

伐紂成王封

百里奚轉鸞

百里奚虞臣自轉行自賣於秦

為穆公相也

管仲束縛

管仲傅相齊公糾不齊桓公糾

而秦與也

孔子無黔突

黔言其突竈不至

伯也而

墨子無煖席

於黑坐席不至

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

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

利而除萬民之害

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以

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欲事

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

瘦臞舜黜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

甚矣

也甚重

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服不動思慮

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

焉然後水潦得谷行

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

禾稼春

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

加功謂是蘆是麥耘耔之也遂成也

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

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

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

得容者

曲故巧詐也

事成而身弗伐

伐自矜大其善

功立而名弗

有

不名有功也

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

爇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

火不可以

爇井淮不可以灌山而用之非其道故謂之有爲也

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

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

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

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言無爲

聖人

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

也殊異也體行也

其所由異路

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

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

墨子名翟悼傷也

自魯

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

郢見楚王

自從趨走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

曰臣聞大王舉兵

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

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

之乎

頓罷挫辱折銳精攻無罪之實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

王曰必不得

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

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

以攻宋曷爲弗取

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器械器設

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

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

入

入猶下也

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

輟止也

段干木辭祿而

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

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敬有德曲禮

曰軾視馬尾又曰兵車不軾尚威武也

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

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

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

窮巷聲施千里

聲名也施行也

寡人敢勿軾乎

勿無也

段干木

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

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爲

使干

木之己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也

吾日悠悠慙于影

影形也

子何以輕

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

庚秦大夫也或作唐

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

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

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

蹠疾行也

段干木闔門

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

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于存國也今

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員

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

調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

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夫調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

效也徵應也效驗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感發也

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

效亦大矣效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

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

可損益推此揆之故不欲學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

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

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爲人馬自爲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爲草駒之

時跳躍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

制駒也制禁也駒舉也齧咋足以嗜肌碎骨蹶蹠足以破盧陷匈

咋齧也及至國人擾之良御教之圍養馬官掩以衡

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壘弗敢辭達吉按太平御

辭也一引作弗敢違戾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

之所為也馬聾蟲也無知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

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

義帽憑盈滿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

文王也堯舜有善性命可教說者聖人不學而知之者

沈酗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

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

藐是其類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

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

按文選注引許春注云陽
文楚之好人也與此略異

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也惟也卷讀權衡之權急

皆醜貌嫫母此惟古之醜女嫫讀如模範之模此讀

人得風病之靡惟讀近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

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諭也論導

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

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

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

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惑

也蹟蹟楚人謂蹟也言以飽而非學故謂之惑也今有

良馬不待策鑿而行駑馬雖兩鑿之不能進爲此不

用策鑿而御則愚矣爲良馬能自走不復用策得夫

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

捲一擣則摺脇傷幹

武士也楚人謂士為武摺折也

為此棄干將鏌

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

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

九天八方中央故曰九頂極高底極卑也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

也公平夫橘柚冬生而

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

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

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

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胡

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駭

性皆然亦舉多駭讀似質緩氣言之者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

亦以多者言訛讀燕人言越操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

竅通洞而公正無私

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于河有

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

八彩鸞額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

合而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一言而萬民齊

色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一言而萬民齊

言成章作事為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禹耳參漏

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

傳曰劉子觀曰興利除害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

以養人故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文王為西伯禮紂之

受命而王故曰皋陶馬喙是謂至信皆若馬口出言

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察猶也禹生於石禹母脩己感

胸而契生於卵契母有城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

是也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羿左

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達吉按吳處士江聲

之乃堯時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以千

賢之難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四俊之才

難才千人為俊謂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

躡水也也躡履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

則不能入純鈞利劍名魚腸也文理屈辟及加之砥礪

摩其鋒剗則水斷龍舟龍舟大陸剗犀甲言利明鏡

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旗

鬢眉微豪可得而察按施摩微細察見夫學亦

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過以非也知

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

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也衆凡何以知其然

夫宋晝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

之文脩飾之巧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蔡

之幼女衛之稚質徒頓邱今南陽河曲故在河內後

相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赤文相叩椽纂織組邪文

言其巧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禹湯之智不能逮如今之綴也。沒黑見赤言其巧也。

國之不能及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

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

爪後距，奮翼攫肆，蚊行螭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攫

也。肆極也。蚊讀車。蚊之。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

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有同一人亦避害就利也。然其

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

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也。無稟受於外，

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沮敗也。夫鴈順風以

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弋秀曰蘆已秀曰葦矰

不得截其翼也。螳知爲埜，獾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

芄苻，槎櫛坳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衛也。景以

蔽日。蔽擁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

人生於僻陋之國僻遠陋也長於窮櫛漏室之下窮陋也長無

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

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使其性雖不愚然

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

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衣易曰黃帝垂衣裳也后稷耕稼儀

狄作酒見世本奚仲為車車傳曰奚仲為夏此六人者皆

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

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為

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

知也言人各有所不通萬物至衆而不足以奄之奄蓋也周室

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也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

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

通施設續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也今夫盲者

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

援標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也參彈并弦復徽上下手

蔑蒙言其疾也徽讀維車之維攫讀屈直使未嘗鼓

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撥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離朱

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何則服習積貫之

所致故弓待檄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檄矯弓

曰敬砥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磴諸之功磴

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木直中繩揉以爲

輪其曲中規規員之廉一曰濫也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

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鏤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

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也雲蒸風行在

所設施施用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

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

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塵埃猶窈冥也。超然獨立卓然離

世。不羣于俗。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閉居靜思

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

講論辯別然否自娛樂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

之所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籌策曰觀設儀立度可以

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極也立是廢非明示

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功業榮寵也如此者

人才之所能逮也。逮及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

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薄易之人懈惰于庶幾多言己不暇日而不學惟此故也夫瘠

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之心向義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

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

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

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之篇言

為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名可務立功可彊成

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勉學之謂也

務勉也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師所以勵節亢

高以絕世俗不羣於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取聖道

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救蹻蹻跋涉山川冒蒙荆棘

淬浴救猶著也矯履蹻趣也不從蹊遂曰百舍重跣

不敢休息百里一舍南見老聃受教一言老聃老子

苦縣賴鄉曲里人今陳國東瀨鄉有祠存也精神曉冷

鈍聞條達曉明玲猶了也欣然七日不食丈夫七日

故以七日為極如饗太牢三牲具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

也施延達略天地達猶通也察分秋豪察稱譽葉語至

今不休葉世也言榮疇見稱譽此所謂名可彊立者

吳與楚戰吳王闔閭與楚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

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莫大也囂眾也主大衆

成得臣子玉之孫疆敵謂吳蒙冒石矢弩也一曰發

石也時謂之厥張士厥發石張挾弓也戰而身死卒勝民

春秋傳曰旃動而鼓發石是也

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得安遂入不返決腹斷頭

不旋踵運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回軌而死申包胥

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曰

卒如功也一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

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

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柏舉奔隨申

包胥如秦乞師故曰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裹

也一曰囊跣走不及著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

履也不蹊遂曰跋涉犯津關躡蒙籠歷沙石蹠達膝曾

楚至秦所經由也龍觸觸津關則踐躡蒙

繭重眊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龍觸觸山一曰葛藟所蒙

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黢墨鶴時而不食晝吟

龍言非人所由歷僵蹠足達穿也

也涕液交集以見秦王秦王秦哀公也曰吳爲封豨脩蛇蠶

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脩皆大也無餘上國中國也豨蛇喻貪也蠶食盡

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寡君昭王越遠在于隨矣百姓離

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啓處安也使下臣告急秦王

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率車五百乘

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此云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踰塞而東塞函谷一曰武關塞也

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督

之谿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

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

人情一也一同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

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猶戒懼蓋聞子發

之戰子發楚威王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

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克勝也攻

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

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成猶是

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強力也。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

也將相不强，功烈不成。烈業也。侯王懈惰，後世無名。世

身也。璞洞林。達吉按京房易有世應郭詩云：我馬唯騏，六

轡如絲。六詩云：小正皇皇者華，之篇也。載馳載驅，周爰諮

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往謨難也。詩言當馳驅以忠信

至乃聖人之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

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明也。非察於辭者，不可耀以

名。耀眩也。名虛實之名。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遜欺也。狀貌也。世俗之

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

後能入說。說言也。言為二聖所作，乃亂世闇主，高遠

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

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之

論。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效言之。不知其理。故曰不明也。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

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

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

律。伯牙楚人。觀世無有知音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

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任于梁。為惠王相。莊

為道家之言。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以年之少為閨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閨

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說。昔者謝子見

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

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

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也。惠王因藏怒而

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聽猶說也。非其說異也。所

以聽者易

也易革

夫以徵爲羽非絃之罪

罪在聽也

以甘爲

苦非味之過

過在嘗也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爲狗

羹也而甘之

請也召猶

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

食此未始知味者也

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

師樂師警也出猶作也新曲非正樂也李奇古之名倡也

邯鄲師

注云李奇趙之善樂者也

許奇

諸人皆爭學之

也諸衆

後

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知非李奇所作而皆

棄之故未

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

鄙人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

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

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

明實是者則貴之古

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

貴之耳

言遠古之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

者亦有不

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

荆人得美

玉之璞于荆山下獻楚武王武王以爲石則其右足及文王卽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爲寶文王曰先王輕于則足而重剖石遂爲剖今劍或絕側羸之果如和言因號爲和氏之璧也

文齧缺卷鉞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無

無文齧齒卷鉞鈍弊無刃託之爲楚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一說頃襄王善爲劍人名鉞讀

豐年琴或撥刺枉橈闕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

室爭鼓之撥刺不正枉橈曲弱闕解壞漏越音聲散

也側室或苗山之鉞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剽兕

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

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伐

桐以爲琴溪澗之梓以爲腹鳴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營讀營正急之營也通人

則不然通人通于事類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

期於墨陽莫邪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

於驕騶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

號鐘

高聲非耳所及也

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

不期於洪範商頌

周禮和容杜子春讀作和頌攷古

容貌字作頌容納字作容實兩分今則通用之也

聖人見是非若白墨之於

目辨

辨別也

清濁之於耳聽

濁商也

衆人則不然是也

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

無所歸心

目不識父之哀也

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

能知之

知獨也

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

是也和書

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

微妙論也

今取新聖人書名

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

眩于孔墨之名而或不知其實

非孔墨所作也

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

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

也

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爲知者施也

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

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

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自易故能見

易也反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據扞也指書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乎昔晉平公令官爲鐘鐘成而示師曠

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

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而汝師曠

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

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上論

句作書爲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彼

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

曾則也我則無聲名宣聞于閭里窮巷之人無有知我之賢何故也彼并身而立節我

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誕謾倨傲悠忽遊蕩輕物也

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

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

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

也之是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

芷香草也。被髮若結旌，舒也。復騁馳若驚，疾也。言其

風言其弱也。被髮若結旌，舒也。復騁馳若驚，疾也。言其

吉按太平御覽驚作驚。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也。舉援也。

龍夭矯，燕枝拘。言其纒蘊若蟠龍，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

疏，木舞持也。持大條以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莖蒙踊躍。

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也。且夫觀者莫不為

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妙危險，皆為彼乃始徐行。

微笑被衣脩擢，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也。夫鼓舞者

非柔縱，言非其人自弱也。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

能自有絕眇，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淹久使浸漬漸眇

之強力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令長者

使之靡化也。砥礪礪堅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日積時言非一

長之砥礪礪堅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日積時言非一

藜藿之生，蝻蝻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也。櫨屋益

也。梗枿，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

猶知

覺覺其大

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

未有利福，將在後至。

也美善也

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

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以上說在章也

淮南子卷十九

淮南子卷二十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秦族訓

秦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
理明其所謂也故曰秦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
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
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
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
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疏稽之弗得
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溼之至也莫見其
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
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
未轉縣邊候見虜舉燧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
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曠未

集而魚已噉矣。

魚潛居知雨也。

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

燥溼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噉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彙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

精稜之侵人者也。

故神明之

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

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

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

旅部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

爲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

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

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

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

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

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

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

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

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邱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蠨蝥蠨蝥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

蛟龍屬也乳

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

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莫恬淡訟繆胸

中

訟容也繆靜也

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

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

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

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

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

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

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

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

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

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

力報非券之所責也

也券契

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

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

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買田漁皆讓長

讓長分別

長者

得多而辨白不戴負

辨白髮

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

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
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

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

與之施道故據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

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

故因則大化則細矣

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

禹鑿龍門闢

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

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

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曩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窳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

旅以習用兵也。

搜筋車馬出曰洽兵入曰振旅

入學庠序以脩人倫。

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

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
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
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

澄清也

故立父子

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
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
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
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
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
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
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
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
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

二女娥皇女英

任

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

於山林屬

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

之

乃屬以九子

堯有九男

贈以昭華

之玉而傳天下焉

昭華玉名

以爲雖有法度而絲弗能統

也

絲堯子也

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

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

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

夔堯典樂官也

皆合六

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湎淫康不顧

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

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姦刻

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

鮮橋之具

生肉爲鮮乾肉爲橋

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

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

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

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

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達吉按太平御覽六藝異科。而皆同道。達吉按太平御覽無同字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尊作揖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

御覽裕作和平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

御覽幾作譏春

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

易以氣定鬼

樂之失淫樂變至

也詩之失愚

詩人怒怒疑當作怨

書之失拘

書有典

法拘也禮之失伎

禮尊卑尊卑不御覽伎作亂

春秋

之失訾

春秋人之過相訾也

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

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

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

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

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

驂服車帶不

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

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

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

宋襄公與楚戰於

公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

死

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傳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

春秋大之取其不

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

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

慝惡也

吸

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踈虛輕

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

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

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

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

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

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

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

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

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
 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
 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
 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
 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
 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
 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
 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
 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澹
 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
 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
 簡閱絲數米則煩
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
 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

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甌有萁，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簠，器方中者爲簋，圓中者爲簠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

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謂

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臠不收於前鐘鼓不解

始趙政秦御史

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

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

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

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

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

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

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噪

伐國逆天之大禍

則時必有大禍雄雞夜鳴

庫兵動而戎馬驚

戎馬起兵馬也雞夜鳴而

今日解怨

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苗不生非法之應也精

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

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

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

青苔水

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掘上有

若茨其所決而高之。

茨積土填

使得循勢而行，乘衰

而流

衰下也

雖有腐髓流漸弗能汙也

也

腐髓

骨也

漸水

達吉按太

水

平御覽漸作斯斯字爲是

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

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

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風俗可遷

矣

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脈

血知病之所從生也

言人之喘息脈之病可知

所以貴聖人者非

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

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

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

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

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

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

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

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壟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瓌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阨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

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
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
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
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
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
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
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
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
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
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
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
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
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

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
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
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
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
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
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
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
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
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
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
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
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
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

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

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

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

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

說湯而不用于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

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

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

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

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

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

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南子靈

也彌子瑕衛之嬖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

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

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

晉文公也樹米而欲生之也

曾子架羊

架連架所備知也

猶之爲知也當

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
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
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
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
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
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
川谷趨行踏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
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
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
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
歸於善者

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于善

張儀蘇秦家無常

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鷓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躋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

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

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

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達吉按太平御覽關作閩至浦

水，士億有餘萬。達吉按太平御覽無士字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

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以作而則

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達吉按太平御覽下作亡紂有南面之名，

而無一人之德。達吉按太平御覽德作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

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

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

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摺

笏而朝天下，百姓謏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

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

鐘。楚爲九龍之鐘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此下許慎注云刻鐘爲九龍，縣鐘也。賈子云毀十

龍之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舍昭王之

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

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

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

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

乾谿吳次於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

子比弃疾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

飲水莽草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

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

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

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

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鄠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

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伯周大夫使于魯而戎伐之楚邱故

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尙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

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懼。見

望遠近射準也

淮南子卷二十一

五 中華書局聚

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

人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人作之

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

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雁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

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

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

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

以申子之三符

申子之三符

三符

不害治韓有驗之術

韓非

之孤憤

韓非說孤憤志

張儀蘇秦之從衡

蘇秦合六國爲從張儀說爲衡

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恆常可

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

子囊

楚大夫北逐走庸常也

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

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

秦滅

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湏之行也。師涓爲平公鼓朝調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涓所爲，紂作朝調北鄙之音也。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聲，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以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師延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太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于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連，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

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

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

吳起爲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

減爵者，收減羣臣之

爵祿

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

商鞅之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

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

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

晉獻

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俠以銜骨齒牙爲禍也。」

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

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

軍之所捷，獲爲捷。而子

胥憂之見其必禽於越也小白奔莒

桓公小白齊

重耳奔

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

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

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

趙襄子再勝謂
伐狄勝二邑

畏福之爲

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

魯莊公使曹子劫
桓公取汶陽之田

桓公不肯信
諸侯朝之也

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

聖人見禍福於

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

九拂九曲是折
投拂不見處也

原蠶一歲再收

原再

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

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

稻米隨而生者爲
離與稻相似耨之

爲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

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

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絃繞而親迎

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

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業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蝨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行碁謂大博也或予蹄而取勝予蹄一碁也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不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

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

人之材

智伯美鬻長大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

五材也

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

過人之巧

力能引強走先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

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

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

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子卷二十

淮南子卷二十一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要略

所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略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

純樸

太素也

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

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

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

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墜形有

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

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

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

盧牟猶規模也混沌

萬物象太一之容

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焉一體也

測窈冥之深以

翔虛無之軫

軫道也

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

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

矣欲一言而寤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

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

內洽五藏洽潤濺瀦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

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近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

也倣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羸乎有無之精羸繞匝也

一本作吉按坪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

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

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

神之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

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

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條，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人一月爲一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

歲終十二月始也

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

塞，各有龍忌。

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發號施令，以時

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

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

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橋掇。橋取也，掇拾也。浸想

宵類。

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

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

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

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

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

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

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宵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

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

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

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

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

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

也流遁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

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提挈考之

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

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
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
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
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
應感而不匱者也彊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
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
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擘分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
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
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汎論者所以箴縷繚繚之
間繚繚也纖楔吮齶之郟也纖飾也楔塞也接徑直施
施施也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
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勢
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

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誦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後持

者不敢為主而為客也

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

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局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搏困。搏圓也。困毛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北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樹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數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

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幾，庶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

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

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

館清平之靈。館，舍也。澄徹神明之精。澄，清也。徹，澄也。以與天

和相嬰薄。嬰，繞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

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

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

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

之旁則助月之明也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

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

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

鴻烈之泰族也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凡屬書者所以

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

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

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

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

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

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

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

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
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
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
知汎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
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
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
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
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
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
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
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
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沌
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

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

爲之六十四變。

八卦變爲六十四卦，伏羲示其象。

周室增以六爻。

周室

謂文王也。

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擗逐萬物之祖也。夫五

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泔汰滌蕩至意。泔汰，潤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

通九野

九野八方中央也

徑十門

八方上下也

外天地

揅山川

揅屏

也其於逍遙

一世之間

宰匠萬物之形

亦優游矣

若

然者挾日月而不燒

燒至也

潤萬物而不耗

曼兮泐

令足以覽矣

藐兮浩兮

曠曠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時

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湎宮中成市

康梁耽樂也沈湎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

作爲炮烙之刑

劓諫者剔孕

婦天下同心而苦之

文王四世纍善

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

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

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垂作分

文王欲以卑弱制強纍

以爲天下

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

太公爲周陳文陰符兵謀也

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

薄賦

薄少也躬擐甲冑

擐貫著也

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

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

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

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

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

夾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襍襪之中未

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

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爲股後使管蔡

監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

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

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

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

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

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

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

說易也

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

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殳垂以爲民先

達吉按太平御

覽是此誤也畚插剔河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河水

作達吉按太平御覽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九辟五湖

而使水辟也而入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攢攢排濡不

給挖挖拭死陵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

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

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細也齊國之地東負海

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

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

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

射亡歸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族聚

也御覽作達吉按太平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鐘聲似雷

鳴也注云鐘聲如雷震雉皆應之與此略同一朝用三

千鐘贛贛十斛也贛期三萬斛也梁邱據子家噲導於

左右

二人景公臣也導謀也

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

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

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

勝者爲右，恃連與國，

怙恃連與之國

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

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

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塹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

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

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

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

狼荒也

強力寡

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

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

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

焉。若劉氏之書，

淮南王自謂也

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

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

與扈冶

儲與猶攝業也
扈冶廣大也

玄眇之中精搖靡覽

楚人謂精進為

精搖靡小皆覽之

棄其眇挈

楚人謂濁為眇挈

斟其淑靜以統天下

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
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
塞布之天下而不究

究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究也

淮南子卷二十一

國家圖書館



004458605



線

122.21

233

19

v.6

舊籍